

TEMPLES ET STÈLES DE PÉKIN

# 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

第四卷（下）

〔法〕呂敏（MARIANNE BUJARD）主編

鞠熙 關笑晶 王敏慶 雷陽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責任編輯：王燕來 孫 彥

封面設計：愛圖工作室 先 平



TEMPLES ET STÈLES DE PÉKIN

# 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

第四卷（下）

〔法〕呂敏 (MARIANNE BUJARD) 主編  
鞠熙 關笑晶 王敏慶 雷陽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Université Normale de Pékin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 TEMPLES ET STÈLES DE PÉKIN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ANNE BUJARD

*par*

JU XI GUAN XIAOJING WANG MINQING LEI YANG

Volume IV, tome 2

Épigraphie : Zhao Chao, Ju Xi, Liu Wenshan, Zhao Yu  
Stèles en mandchou : Guan Xiaojing, Alice Crowther  
Stèles en tibétain : Tsultrim Sangyé, Françoise Wang-Toutain  
Stèle en mongol : Urgumal, Baosurina  
Enquêtes de terrain : Victoire Surio, Wang Jun, Wang Nan  
Archives : Luca Gabbiani

Ont participé à ce volum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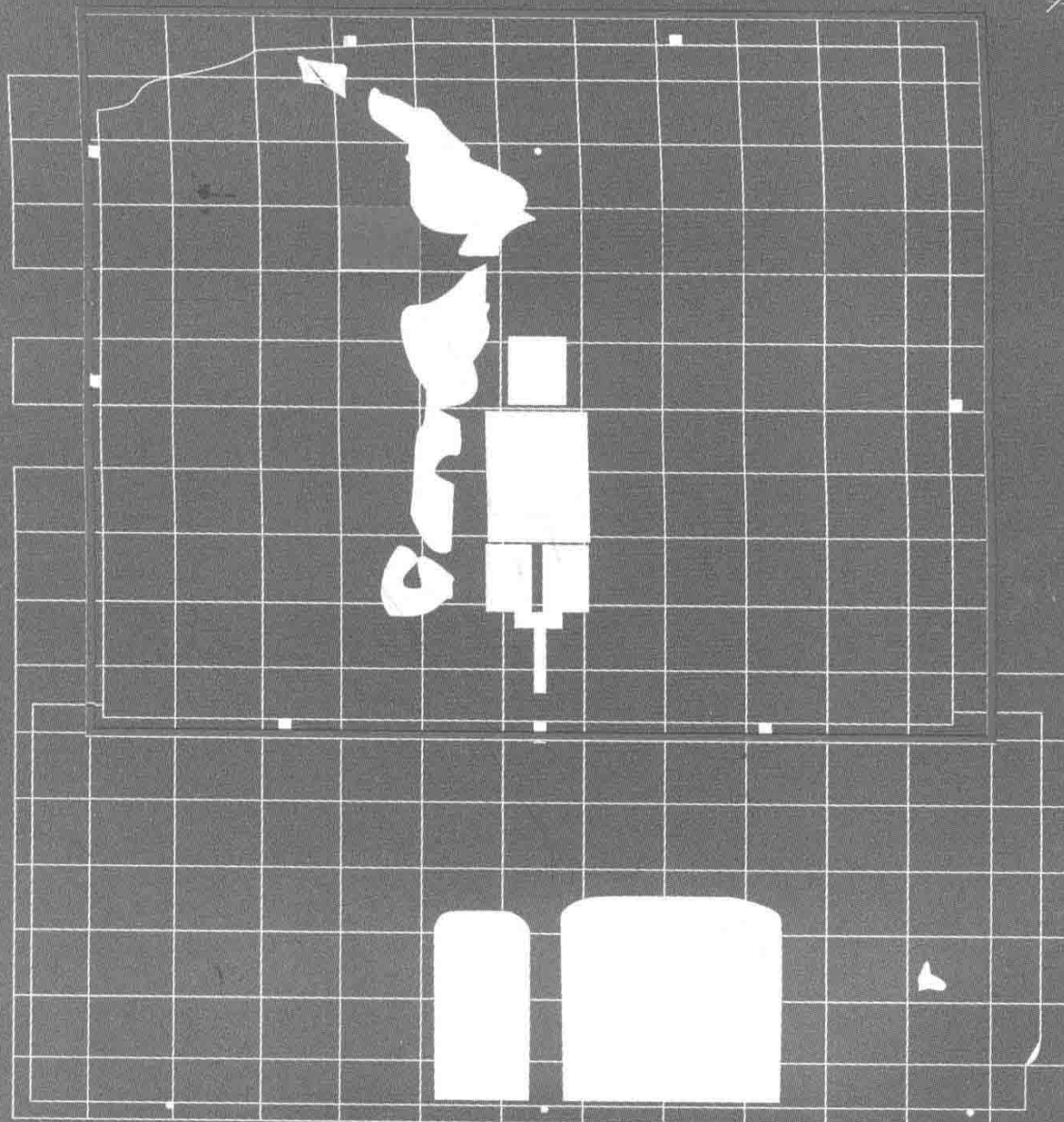
Gui Xiao, Zu Jingqiang, Du Rui, Patrice Fava, Gil Gonzalez-Foerster, Liu Jinbiao,  
Wang He, Zhou Jinzhang, Bi Chuanlong, Zhao 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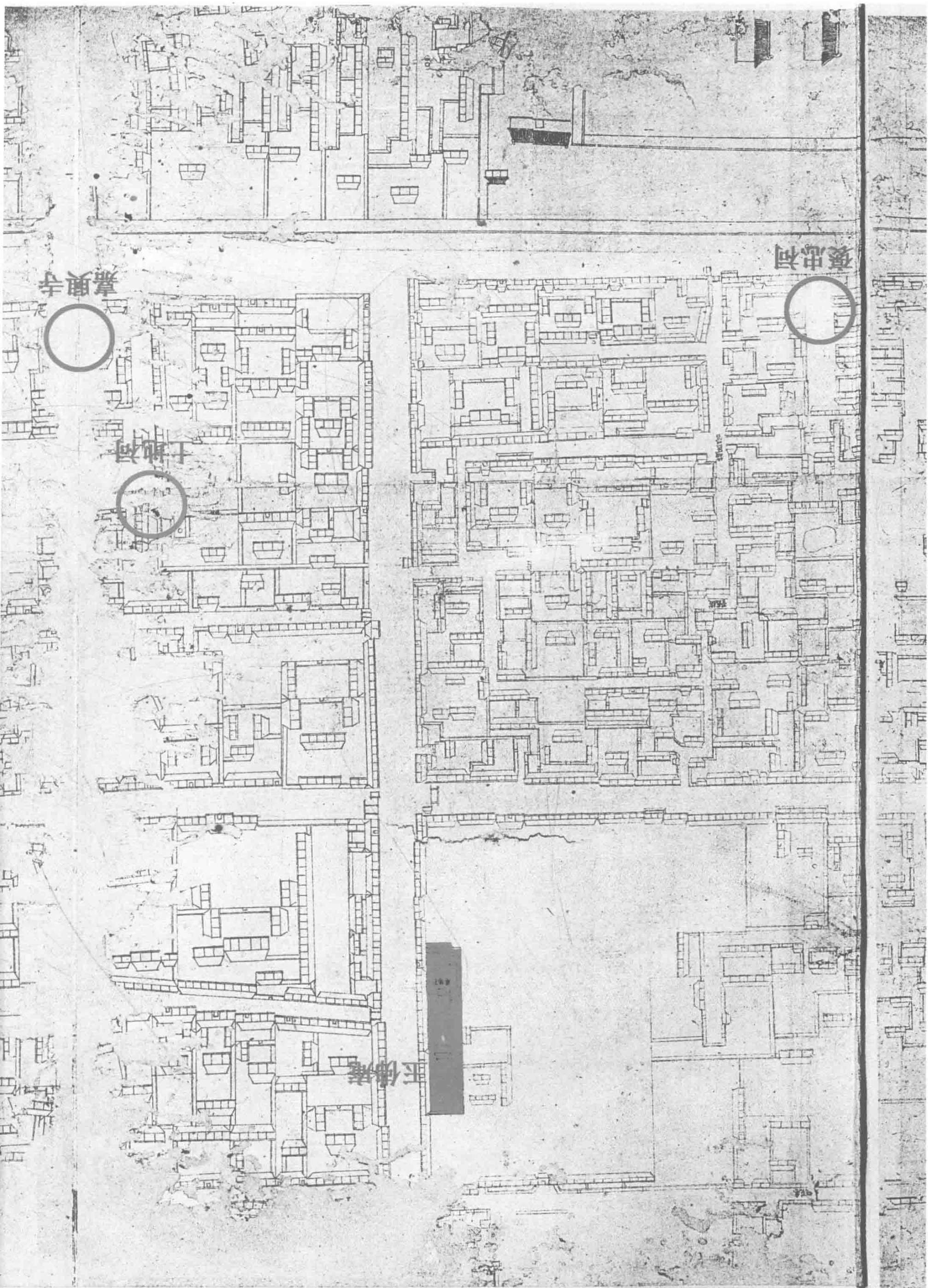
Pékin 2017

# 四排八段

二十 一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頁

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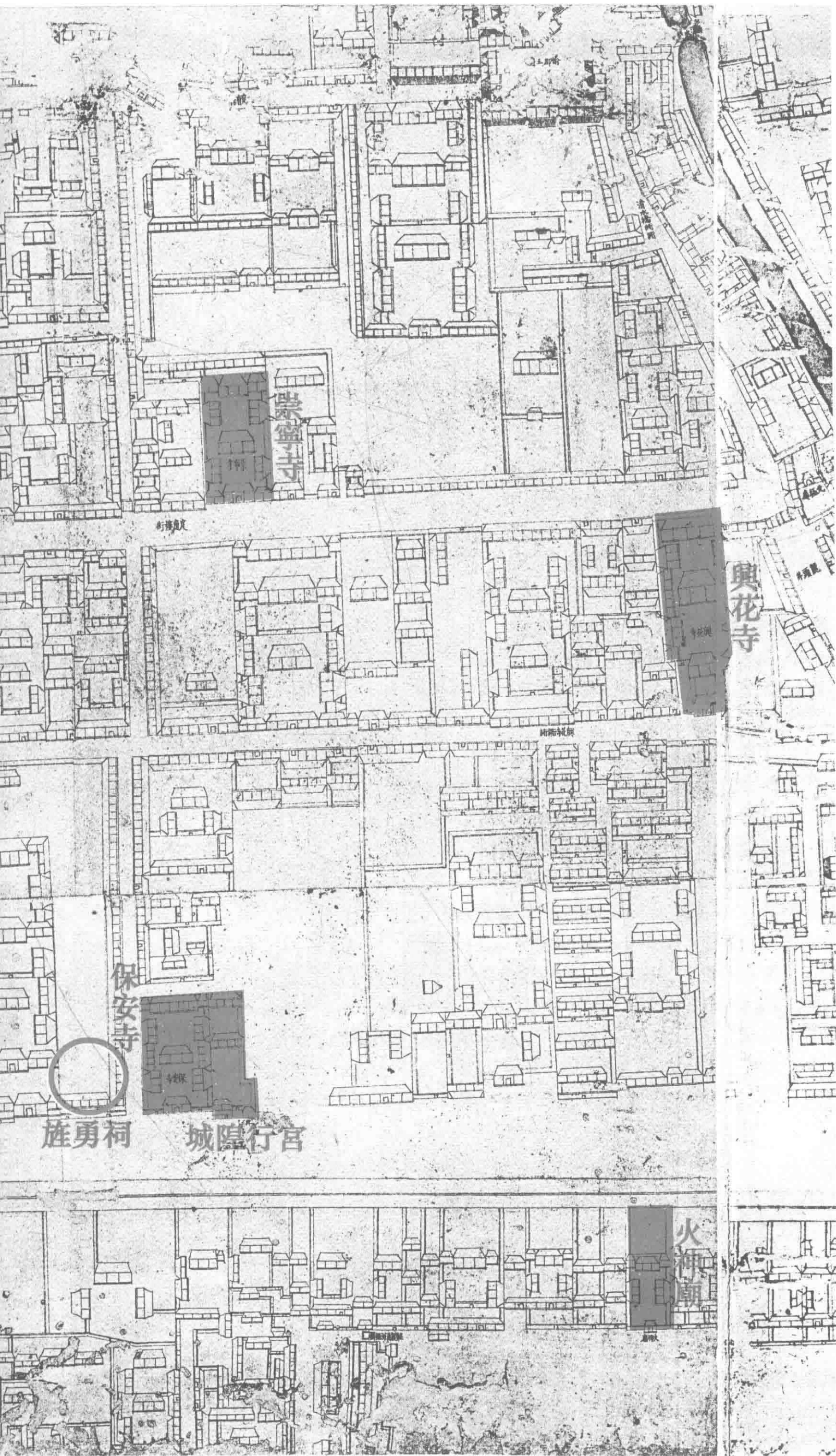


褒忠祠

嘉興寺

土地祠

玉佛庵



崇寧寺

興花寺

保安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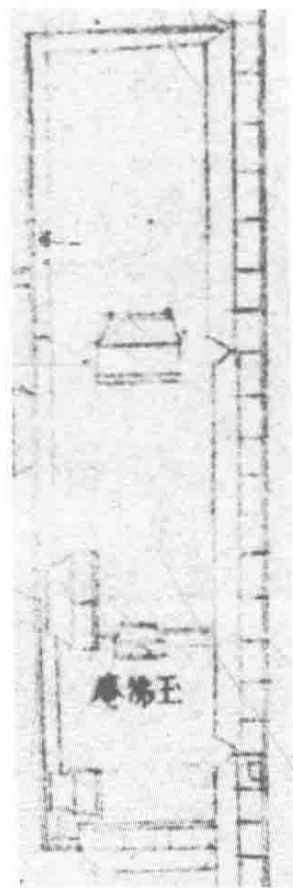
旌勇祠

城隍行宮

火神廟



## 玉佛庵



玉佛庵，原址在今西城區德勝門內大街二百六十五號處，寺廟建築現已不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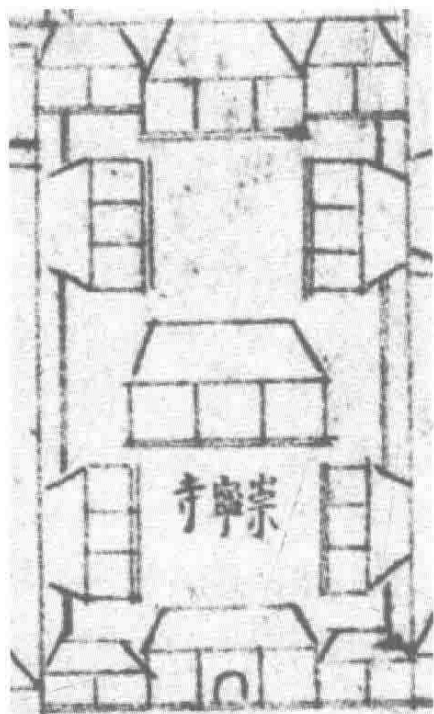
此庵始建時間不詳，僅在乾隆《京城全圖》中有載。從圖上看，玉佛庵位於德勝門內大街路西，正對鐵子胡同<sup>[1]</sup>西口，坐北朝南，院落較大，繚以牆垣。最東臨德勝門內大街有三座順山房，自北向南分別有七間、十間和六間，南端臨街房的最北一間開門出入。門後為玉佛庵前院，南有倒座房三間，西南角有東向房一座，似為鼓樓形制，然並無鐘樓；北有山門一座一間，南向，兩側牆垣，隔開前後院；後院內南端有西房兩間，院中有大殿一座一間，西牆開門，通往西側另一院落。除此之外，雍正、乾隆僧錄司登記及歷代文獻中均不再見玉佛庵記載。清末之前，玉佛庵當已無存，《京師坊巷志稿》中記羅圈胡同南有麻花胡同<sup>[2]</sup>，此胡同正是原玉佛庵所在地。

2005年至2015年調查時，玉佛庵蹤跡全無，其址上現為現代化的住宅小區。

[1] 乾隆《京城全圖》未注胡同名，此名據《京師坊巷志稿》頁一百五十九，民國時期更名爲散子胡同。

[2] 《京師坊巷志稿》，頁一百五十五。

## 崇寧寺



崇寧寺，原址在今西城區定阜街一號北京師範大學北校區（原輔仁大學）西南角的位置，寺廟建築現已不存。

崇寧寺始建時間不詳，《雍正廟冊》中已有記載，登記地址為定府大街，時為大僧廟，有殿宇五間、禪房三十三間，住持法號永茂。《乾隆廟冊》登記地址改成了護國寺街東口，住持也換成了僧人海龍。從乾隆《京城全圖》上看，崇寧寺坐北朝南，院落方正，牆垣齊整。首有山門一座三間，正中開門，左右各有小房一座各兩間；前殿三間，殿前有東西配殿各三間；後殿三間，帶左右耳房各兩間，前也有東西配殿各三間。但從此以後，崇寧寺再不見記載。

崇寧寺所在地清末時已併入濤貝勒府中。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慈禧太后下令將醇賢親王奕譞的第七子載濤過繼給鍾郡王奕詒為嗣，承襲貝勒爵，遷居崇寧寺北的原愉郡王府。大約正是此時，濤貝勒府大大擴充了原有愉郡王府的規模，東臨柳蔭街，西為松樹街，南為定阜街，北接銅鐵廠胡同<sup>[1]</sup>。民國十四年（1925），美國教區司鐸、俄亥俄州西頓大學（Seton University）教授，天主教本篤第三會會士奧圖爾博士（Rev. George Barry O'Tool）來華，經華北苦修會（Trappists）的特約醫師英格蘭姆（Dr. J. H. Ingram）斡旋，購下濤貝勒府，含房屋四百餘間，用以創辦輔仁大學，但當時尚未改動王府建築。民國十八年（1929）十一月，輔仁大學校舍開始興建，民國十九年（1930）九月完工。新建成的校舍為宮殿式建築，除東南西北四個角樓及中間大門是三層樓外，其餘都是二層樓，樓頂鋪設綠色琉璃瓦<sup>[2]</sup>。西南角樓處正是崇寧寺

[1] 參見張必忠《什刹海的王公府邸》，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頁一百七十八至一百七十九。

[2] 參見王紹楨《輔仁大學校史》，收入陳明章主編《私立輔仁大學》，南京：南京出版社，1982年，頁一至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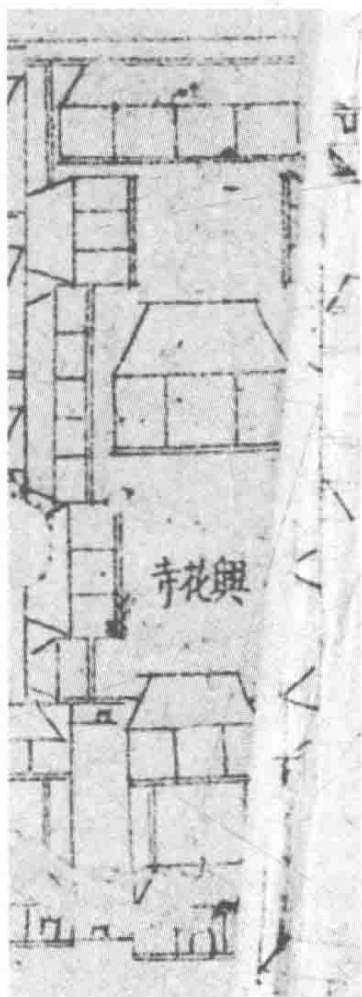
原在地。1952年，輔仁大學併入北京師範大學，成爲其北校區。

2005年至2015年調查時，崇寧寺原址上仍是北京師範大學教學大樓的西南角樓。



輔仁大學現貌，其西南角樓爲原崇寧寺所在處

## 興花寺



興花寺，亦名興化寺，原址約在今西城區興華胡同甲九號和九號的位置。寺廟建築現已不存。《日下舊聞考》引明《寺院冊》記寺內原有明嘉靖等年重修碑四座，然今俱不存，也未發現拓片或碑文存世<sup>[1]</sup>。

此寺始建時間不詳，但街以寺名，其始建不會晚於明代中葉。蓋除地方志所記之明碑外，嘉靖三十九年（1560）成書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已有“興化寺”之名<sup>[2]</sup>。

入清以後，興花寺仍有較大規模。《雍正廟冊》記載，興化寺街有興化寺，為尼僧廟，有殿宇二十九間、禪房三十間，住持法號承國。《乾隆廟冊》登記地址改為龍頭井，住持換成尼僧諸壽。她可能是承國的徒弟，因《雍正廟冊》中記承國之徒為諸見，二人同為“諸”字輩。

從乾隆《京城全圖》上看，興花寺位於興化胡同路北、龍頭井北口路西，坐北朝南，有三層院落。南首為山門，一座三間，正中開門，西側開有隨牆門，經一狹長走道直達中院西南角門。山門後有短牆兩道將前院隔出，直達前殿三間；殿後為中院，內有正殿三間、西配殿三間帶南耳房一間。殿西有過道房五間，通向後院；後院有後殿五間，前似有東西配殿各三間。由於正處地圖交界處，整個廟院東側均漫漶不清。如據《雍正廟冊》之載，則正院迤東可能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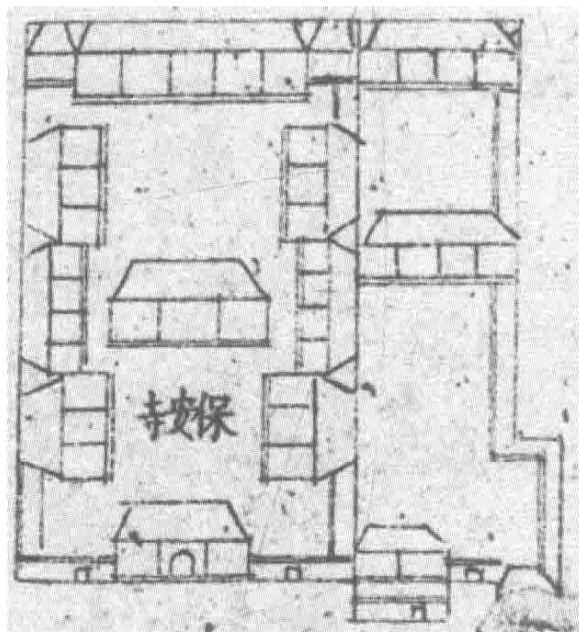
[1] “東即宛平縣，又半里許有興化寺，寺內有明嘉靖等年重修碑四。寺院冊。”《日下舊聞考》卷四十四·內城中城二，頁六百九十五。後《宸垣識略》《光緒順天府志》《燕都叢考》《北平廟宇通檢》等多引之，惟《北平廟宇通檢》直稱“明嘉靖年間重修”。見《宸垣識略》卷八·內城四，頁一百五十二。《光緒順天府志》京師志十六·寺觀一·內城寺觀，頁四百八十三至四百八十四。《北平廟宇通檢》上編·內城內五區，頁七十六。

[2]（明）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城·積慶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七。

跨院，如此正直達龍頭井，恰合《乾隆廟冊》的描述。

惜乾隆以後，興花寺再不見諸記載。2005年至2015年調查時，興花寺原址上是20世紀80年代新翻蓋的平房，被分成前後兩院，前院為居民混居院，後院為獨門院落。據該處居民說，翻蓋時，曾從地下挖出很多巨大石條，可能是興花寺舊日輝煌的遺物。

## 保安寺



保安寺，又稱義利寺、半藏寺<sup>[1]</sup>，民間又稱索尼家廟，原址位於內五區地安門外西黃城根五十七號（今西城區地安門西大街一百三十三號），寺廟建築基本保存。寺內曾有石碑四通，分別是元至正十一年（1351）《了公和尚行跡碑》、明嘉靖十四年（1535）《義利寺碑》、明萬曆十七年（1589）《義利寺報恩碑》和清康熙三年（1664）《保安寺碑》<sup>[2]</sup>。四碑均現存於寺內。

保安寺初建於元至正年間，由僧義偉興建。義偉為山東泰安人，自幼從叔父牧牛，有悟出家。其人慈悲為懷，人稱菩薩。惜寺創工將完，義偉即示寂。義偉之徒智存和尚，因自覺心俗性昧，教典難通，故誓禮佛五臺山以精求聰慧之心。傳說其至西臺坡畔，有一匠人手持斧子，為其剖腹取心，去除污垢後仍安腹中，語之曰：牛心已去，人心已安。智存因此通悟，勤苦求慧，精通釋典，能將大藏經記誦其半，故人遂以“半藏”呼之，寺也俗稱“半藏寺”<sup>[3]</sup>。元至正七年（1347）智存奉狀徵銘，由丞相

[1] 參見《宸垣識略》卷八·內城四，頁一百五十一

[2] 1916年周肇祥探訪保安寺時，見“伽藍殿西牆傾欹，寺僧壘磚石支柱，有一題名殘石，內多蒙古人，當亦元刻。”然未見此碑拓片，無法判斷是否即為元至正十一年（1351）《了公和尚行跡殘碑》。參見《琉璃廠雜記》，頁九十六。

[3] 參見明萬曆十七年（1589）《義利寺報恩碑》，京492，碑文錄自北京大學圖書館；明嘉靖十四年（1535）《義利寺碑》，京491，碑文錄文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另，關於嘉靖十四年《義利寺碑》《日下舊聞考》等材料載“半藏”是指僧義偉事，然康熙三年《保安寺碑》以及民國初年周肇祥考證，其為誤。參見康熙三年（1664）《保安寺碑》，京482，《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卷六十二，頁三十三至三十四；《琉璃廠雜記》，頁九十六。

博爾濟布哈<sup>[2]</sup>奏請元惠宗，頒賜寺名為“義利”<sup>[2]</sup>。至正十一年《了公和尚行跡碑》記智存和尚之事，然年代久遠碑文漫漶幾不可讀<sup>[3]</sup>。因智存和尚之宏暢宗義，接引群流，講經明義，元末之保安寺幅員寬敞，僧徒亦繁，殿宇數座，廊廡若干，為元大都之法門巨刹之一<sup>[4]</sup>。

迨明初建都，保安寺所在之地土庶鱗集，官衢民舍，漸逼寺址。嘉靖年間，創寺已二百餘載的保安寺殿房敗壞，墻垣侵損，碑碣崩損，其時住持覺真發心整葺頽基，重現往昔之盛況。正思托鉢緣化之時，宮中御用監等衙門太監張昇等大功德主慷慨解囊捐資，鳩材庀工，莊繪儀像，工自嘉靖十三年（1534）秋始，至嘉靖十四年夏竣。重修後，保安寺殿宇森然，聖像宏麗，面貌一新。萬曆十七年，覺真之八代徒孫圓珠、圓利又四方募化，修補佛殿，設供水陸營修齋會，施捨茶湯，啐經以奉佛事<sup>[5]</sup>。《宸垣識略》等文獻中載，明嘉靖中，義利寺即改名保安寺<sup>[6]</sup>。然明代碑文中並未出現“保安寺”之稱。

有清一代，保安寺在宛平縣衙之西，因清初位高權重之大臣索尼首倡而歷經大修。索尼，姓赫舍里氏，隸滿洲正黃旗，自清太祖努爾哈赤時便在朝任官，至康熙朝為年幼玄燁皇帝的輔政四大臣之首。康熙元年（1662），索尼聽聞保安寺為元代舊刹，乃往是查勘，見保安寺殿宇傾頽、門廡偏僻，元時殘碣《了公和尚行跡碑》尚存。為復興沙門舊觀、廣播福田，索尼慨然作創，并諸善之力，共成盛事。此次重修規模頗大，工程歷經一年。不僅加固殿房地基，修繕山門，新建周垣、僧舍、齋庖之處，又新塑佛像，供給法器，使得廟貌煥然一新。索尼為表佑國護民之志願，遂將寺名改為“保安”，並親自為正殿題寫木額“慈光寶殿”。在索尼的號召下，京城朝野內外官員聞風鼓動，樂輸不倦者絡繹不絕，包括與太子過從甚密的東宮重臣、六部職官、八旗佐領、地方道府州縣等官吏、信官信士等悉慷慨解囊，立滿、漢合璧《保安寺碑》，碑陰人名達六七十人<sup>[7]</sup>。保安寺此次重修規模之盛大，在清初由官員修建的寺廟中，可稱不二。此後，保安寺香火不斷，康熙二十四年（1685），寺內又供奉大鐵爐一座。《雍正廟冊》中，宛平縣西有寺名園照蘭若，為大僧廟，殿宇十七間，禪房六間，住持記為通元（原冊中將名字劃圈塗掉）。而《乾隆廟冊》所記保安寺亦在宛平縣西邊，為大僧廟，住持澄來。以位置和寺廟規模推測，《雍正廟冊》中記載的園照蘭若有可能即為保安寺。乾隆十六年（1751），澄意將寺廟讓與僧人瑞林，在僧錄司立有更名手本。乾隆《京城全圖》上，保安寺位於旌勇里以東、興花寺胡同以南，坐北朝南，有院落東、西兩所。西院首有山門殿三間，中間開門，兩邊墻上開小門出入；第一進有南向大殿三間，東、西配殿各三間，以北各有殿房四間；第二進有後殿五間，兩側耳房各一間，東、西配殿各三間。東院山門兩間，前有院墻凸出圍成小院，南墻開小門一間，以東圍墻上還開有小門出入；第一進院落寬敞，有大殿四間南向；二進院有後殿四間，寺廟繞以圍垣，院落異方還有南向小房一所，故東南院墻亦外凸一段。

[1] 經考，元代名布哈之丞相有二十餘位，而至正七年布哈丞相為博爾濟布哈。參見《日下舊聞考》卷四十四·城市·內城中城二，頁六百九十五。

[2] 《日下舊聞考》卷四十四·城市·內城中城二，頁六百九十五。

[3] 元至正十一年（1351）《了公和尚行跡殘碑》，京 483，《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卷五十，頁八十二。碑僅存左上半部，年月據《順天府志》考；《琉璃廠雜記》，頁九十五。

[4] 參見元至正十一年（1351）《了公和尚行跡殘碑》、明嘉靖十四年《義利寺碑》、清康熙三年（1664）《保安寺碑》。

[5] 參見明萬曆十七年（1589）《義利寺報恩碑》，京 492，碑文錄自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原拓片。

[6] 參見《宸垣識略》卷八·內城四，頁一百五十一；光緒《順天府志·京師志》卷十六·寺觀一·內城寺觀，頁四百八十三至四百八十四；《北平廟宇通檢》上編·內城·內五區，頁六十六。

[7] 參見清康熙三年（1664）《保安寺碑》，京 482，《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卷六十二，頁三十三至三十四。

保安寺東院內原有真武殿三間，日久傾圮，於是民人將之奉為城隍神殿，每年的四月二十二日舉行城隍神會。至嘉慶十七年（1812），寺僧清雲立願募修，東院殿房自此成為宛平縣城隍廟<sup>[1]</sup>。但保安寺仍保有東院城隍行宮之房產，城隍行宮無獨立手本，保安寺僧人負責其廟務<sup>[2]</sup>。

民國七年（1918），寬海病重，將所住持廟產重新分配。次年寬海病故，將保安寺與城隍行宮廟產分給徒孫寶泉，而將阜成門外寶塔寺分給了寶泉的師傅慶榮。民國十六年（1937）左右，寶泉將部分廟產典給呂姓，以贖回廟後地畝房屋，並修理廟房<sup>[3]</sup>。此時之保安寺，山門南向，木額“保安寺”，滿、漢二體字，應為康熙年重修時所作。首有山門殿三間，供木質彌勒佛坐像一尊、高不足尺的釋迦佛小木像等三尊、泥塑天王坐像四尊、木質達摩像一尊、尺餘高泥木小佛像七尊，另有殘破十殿閻君像五尊，均高三尺。後有木質韋陀立像一尊，亦殘破；第二進院內有北殿三楹，木額為索尼手書之“慈光寶殿”，亦為滿漢二體。殿內正供泥塑釋迦牟尼佛坐像一尊，座高六尺，連座光高丈餘，調查人員讚其木龕及天井龍刻均“工細”，左右泥塑侍者二，均為泥塑高五尺。殿內設木五供一份，木魚一口。殿外廊下懸鐵鐘一口，字已剝落，又鐵雲板一塊。東配殿三間，內供關帝坐像一尊，周倉、關平侍立，均為泥塑。西配殿三間，內供達摩一尊，高五尺，配像二位、羅漢坐像十八尊。殿後有木懸山一座，上有小佛多尊，做工精細。院內有古槐一株、石碑三通並立於大殿之前，由東至西為康熙三年《保安寺碑》、嘉靖十四年《義利寺碑》、萬曆十七年《義利寺報恩碑》，元《了公和尚行跡殘碑》已斷裂倒伏在地，原址僅剩龜趺。碑前有水井一口。正殿東夾道內有東房三間，過之則第三進院。院內後殿五間，內供三世佛木像三尊，前有小彌勒佛木像一尊，高尺餘。左有三世佛木質坐像三尊，右為娘娘泥塑坐像三尊。道光十年供鐵磬、康熙二十四年鐵爐設在此殿中<sup>[4]</sup>。此時保安寺除供佛之外，還補助佛教平民教育廳公會，並在中官房十八號有附屬房屋八間，院內有園地六畝<sup>[5]</sup>。

民國二十五年（1936），慶榮、寶泉師徒二人因寺廟住持引起訴訟糾紛。其源頭可上溯至清光緒末年，當時，慶榮將原在保安寺內的御用宮燈、紫竹林佛龕及雕漆供桌等物運至寶塔寺內，後連同寶塔寺廟產一起陸續賣出。同宗本家發覺後，公訴至社會局。社會局乃撤其住持之職，改由其師兄永榮接任管理。從此慶榮無廟容身，亦訴至社會局，稱寶泉盜典房產，吸食鴉片、包娼宿廟。北平地方法院先處以寶泉以拘押四十日之刑，後經多方核查得知，保安寺內所居之吳姓婦人，乃寶泉表兄——時在二十九軍通信隊服務的吳玉山之妻，而保安寺廟後園地十畝及房屋亦為慶榮所盜典與范姓，寶泉所典房產得銀，除贖回廟後房產外，還代慶榮償還看守寺廟夫役積欠二百元，此外又花費二百元用諸修理廟內工程。於是寶泉無罪釋放，原判撤銷<sup>[6]</sup>。民國二十八年（1939），寶泉還作為住持向社會局申請翻修保安寺西灰房三間，並添正灰房三間<sup>[7]</sup>。1948年，寶泉仍為保安寺及城隍行宮之住持，在北平市民政局進行登記<sup>[8]</sup>。

[1] 參見本排段“城隍行宮”條。

[2] 參見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社會局·內五區城隍行宮僧人寶泉關於登記廟產請發寺廟憑照的呈文及社會局的批示通知》，檔案號 J2-8-18，1930—1942 年，頁九至十一。

[3] 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社會局·內五區城隍行宮僧人寶泉關於登記廟產請發寺廟憑照的呈文及社會局的批示通知》，檔案號 J2-8-18，1930—1942 年，頁七十四至七十七。

[4] 國立北平研究院《保安寺》，西四 172。

[5] 北京市檔案局藏《北平市社會局·內五區城隍行宮僧人寶泉關於登記廟產請發寺廟憑照的呈文及社會局的批示通知》，檔案號 J2-8-18，1930—1942 年，頁二十五、二十八。

[6] 同上，頁五十五至一百七十一。

[7] 同上，頁一百七十二至一百八十六。

[8] 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民政局·北平市各區寺廟總登記考察簿》，1947—1948 年，檔案號 J3-1-237，頁二十六。

1950年，保安寺仍有附屬房屋二十二間半，寶泉不住廟內，住在阜成門外慈明寺<sup>[1]</sup>。1952年，月朗<sup>[2]</sup>也附居廟內，殿房由軍屬和貧戶佔用三間，其他十一間殿房為電影製片廠佔用<sup>[3]</sup>。

由於索尼撰碑的存在，很多老住戶們都稱保安寺為索尼家廟，說還有索尼後人多次前來尋訪。據說，20世紀四五十年代，保安寺正殿內除供佛外，還停放壽材。“文化大革命”以前，寺內陸續搬入住戶，神像用帳幔圍在殿後，寶泉不住廟，看廟的吳姓人搬入城隍行宮的東跨院內居住。1965年左右，保安寺內開設毛毯廠，神像被砸，山門殿被拆，改建為毛毯廠的車間，大殿的一間被用作毛毯廠車間。1979年以後，毛毯廠與昆侖電視機廠合併，保安寺改為電視機廠宿舍，但現在已是房管局代管。

2013至2015年調查時，保安寺格局和原建築基本現存，全部為住戶所居。大殿前并立三通石碑，為康熙三年《保安寺碑》、嘉靖十四年《義利寺碑》、萬曆十七年《義利寺報恩碑》，其中，嘉靖《義利寺碑》砌在居民廚房牆內，字跡難以辨識。元碑殘石據說也被埋於院內。三碑前苦水井一眼，井沿猶存。



康熙三年《保安寺碑》(2013年9月 曉松攝)

[1]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民政局·北平市寺廟總登記簿(第一冊)》，1950年，檔案號J3-1-203，頁三十八。

[2]可能是拈花寺前任住持，後以日據時期通敵叛國罪被起訴的月朗。

[3]中國佛教協會藏《北京市民政局民族事務科·西四區僧、尼寺廟登記表》，檔案號196-1-18，1952年。